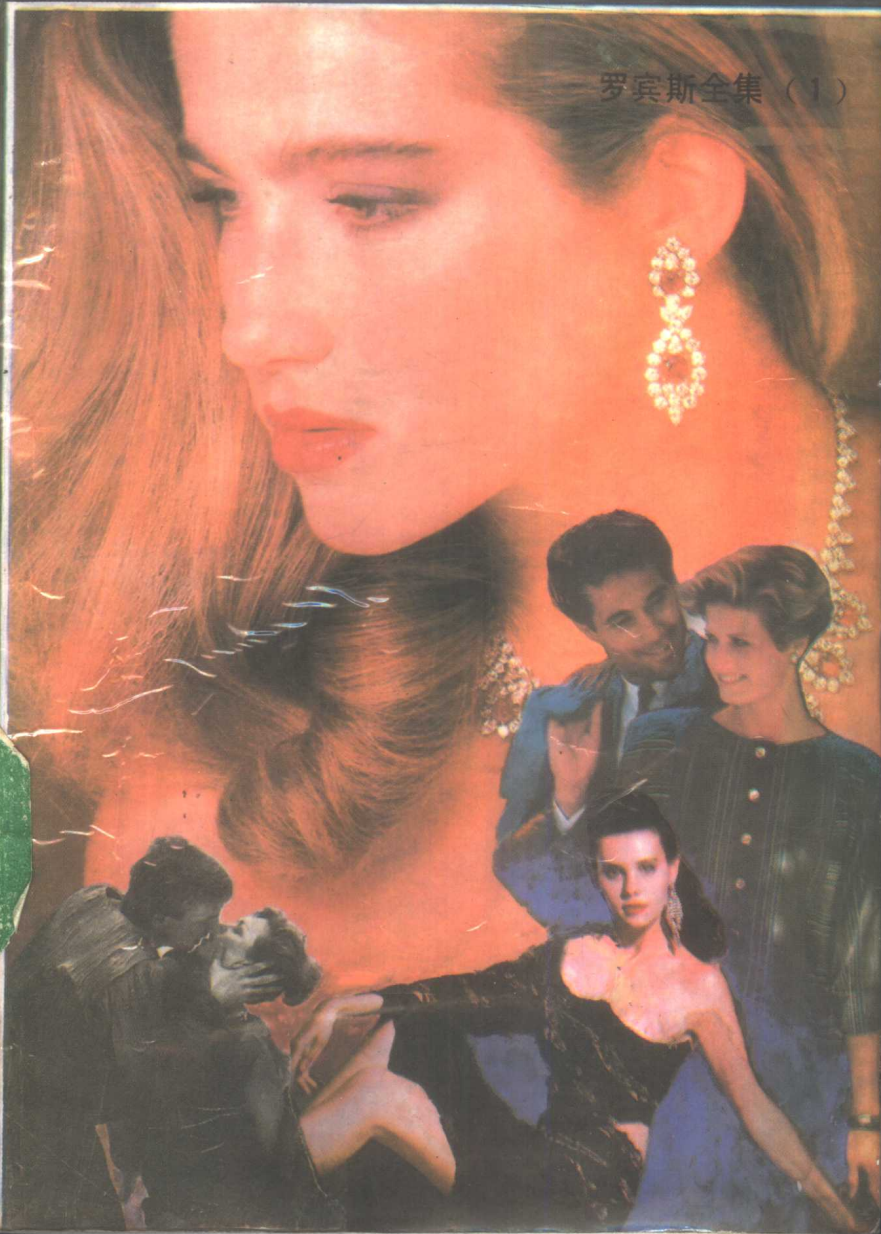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少女的遭遇

罗宾斯全集 (1)

〔美〕哈罗德·罗宾斯

出版社



034-32

6034

一个少女的遭遇

〔美〕哈罗德·罗宾斯 著
于小欣 陈鸿雁 译
梁再宏

春秋出版社

1988年·北京

Harold Robbins

79 PARK AVENUE

根据 Simon & Schuster Inc.

New York 1976 年版本译出

《一个少女的遭遇》

〔美〕哈罗德·罗宾斯 著

于小欣 陈鸿雁 译

梁再宏 校

※

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石家庄铁道学院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2印张 250千字

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- 50,000册

ISBN 7-5069-0092-0 / I·23

定价：3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一个少女的遭遇》(原书名《派克大街79号》)是一部风靡西方的畅销书。自1955年问世以来,先后印刷55次,译成32种文字,发行量达数百万册,并拍成电影。

姿色娇娆的女主人公玛丽亚早年丧父,为糊口不得不当了舞女,受到一些纨绔子弟的追逐和戏弄。玛丽亚爱上了一个正直、忠厚、勤奋有志的青年——迈克。两人情投意合,相爱甚笃。不幸的是,玛丽亚在其母去世后不久,被其继父奸污,她持刀报复,反被诬陷,送进了女子教养院。

玛丽亚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,产生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主动中断了与迈克的纯贞爱情。由于生活所迫,在女友的诱惑下从事裸体表演,又受到女友的陷害敲诈,被迫沦为妓女,开办模特儿职业介绍所,以此为名,组织卖淫活动,最后被地方法院诉讼,而检察官恰是她的初恋情人——迈克。他们以原告和被告身份在法庭出现,不由百感交集。

小说以生动、曲折、真切、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再现了美国50年代穷苦人民生活。作者通过对书中主人公玛丽亚坎坷一生的描写,对她为生活所迫而沦为妓女的悲惨境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,并以愤懑的笔触对美国的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。

小说以三部曲的形式倒叙了故事的情节,但为了照顾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,在译本中作了形式上的调整:直叙故事内容,法庭诉讼集中归并在故事之后。

我把汽车停放在刑事法庭的那条街的露天停车场上。我还没有熄灭发动机，侍者已为我打开了车门。我随手拿起放在身旁座位上的公文包，悠然地跨出车外。过去，我还不曾享受过这种礼遇。

“天气真好，凯斯先生。”我朝出口处走去时，他跟随着我，说了一声。

我抬头看了看天空。对于喜欢十二月的阴暗天气的人，这倒是个好天气。我点点头，“是啊，杰里。”

我停住脚步，看了他一眼。他满脸堆着笑。显然，他都知道了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难怪我今天受到这份礼遇。

“谢谢”，我说了一声，然后径直穿过街，朝法院走去。我还是在20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的，那是在8英里之外的哈克尼斯馆区一家医院的病房里，可他们在这里却知道了。

老头子将那张痛苦得发青的脸靠在枕头上，我站在他的床前。“你得把这件事承担起来，迈克。”他的声音很微弱。

我摇摇头。“不行，约翰，我不能接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在他微弱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几乎是惶惑不安的音调。

“这您知道，”我又迟疑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还是让别人去干吧，您有的是助手，为什么偏找我干呢？”

他微弱的声音一下变得激昂起来。“因为他们都是些政治庸人，明白吗！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，你是我自己聘用的。其他的人都是硬塞给我的，这你是清楚的！”

尽管我知道他说的不是真心话，我没有去反驳他。自从汤姆·杜威当上地方检察官以来，检察院已不带有政治色彩了。要说还有点政治色彩的东西，那就是约翰·杜威特·杰

克逊的野心了。

他直楞楞地盯着看我，我简直无法躲开他的目光。“还记得你第一次来见我时的情景吗？那时你还是个警察，你的鞋底足有一英寸厚。你手里拿着一张法律专修科的毕业文凭，与众不同地自称米勒德·凯斯。说话冷冰冰的，求我安排个工作。当时我问你，‘为什么来这个地方找工作？’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回答的吗？”

当然，我还记得。只有那一次我没有用人们惯称我的名字：迈克。我没有作声。

“我来说吧，你当时说了些什么。”他从枕头上抬起头来。“你说，‘杰克逊先生，我是个警察，我只不过附带搞点法律工作。’”

“我录用了你，因为我相信了你对我说的话。”他吃力地把头靠回枕头上，声音又变得微弱无力了。“可现在，你想甩开我。”

“我不会甩开您的，约翰，”我连忙说道，“只是我不能受理这件案子。我来处理这件案子不合适，恐怕我对您也是不够适宜的。当初我就对您说过。”

“那时我信得过你，现在我仍然信得过你。”他激动地喃喃说道。然后转过脸去停了一会儿。“这个该死的阑尾炎！怎么就不能过几星期再犯呢？”

我不禁笑了。老头子要尽花招，竭力想摆脱困境。“您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。这一回他对您可是爱莫能助了。”我深表同情地说。

他忧伤地点点头，“医生们对你们都无所谓。可这偏偏出在我的一生中最重大的审判案即将开庭这个时候。”

我明白他说的意思。从现在起几个月内，那帮政治庸人

都将钻进全州的密室里。等到他们把一扇扇窗户打开，放掉烟雾和威士忌酒味儿时，下一任州长就产生出来了。

老头子早已算好日子了，既不早也不晚地露面。过早了，他们会忘掉；过晚了，他们会早作决定。不过这会儿他有点慌了神啦。他能得到的，别人照样能得到。然而，他却不想冒险。

他的目光顺着床铺落到我身上，眼睛里充满了难以形容的伤感。“迈克，”他喃喃说，“你向来和其他人不同。你一向简直象——呵，简直象我的儿子。你是我的希望。在这整个该死的院里，我唯一引以自豪的就是你。你才是我的孩子啊。”

“我再也不是年轻人了。我自己有个打算，如果落空了，我也认命了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”他的肩膀在布质的白色病人服里微微地耸了耸，沉默了片刻后，声调激昂起来。“但我决不让任何卑鄙的、狗娘养的投机分子拿我当垫背！”

我们默默相视了一会儿，接着，他又开口：“代我出庭吧，迈克，”他恳求说，“你放手去干。你当头儿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对我们尚未做出诉讼而进行的指控，你甚至可以据理要求法庭给予驳回。只要你愿意，就是出我的洋相也可以，我决不见怪，只要不让别人作践我就行了。”

我深深地舒了口气。我受到了他的宠爱，这我感觉得出来。但我不相信他言之由衷，不过这无关紧要。他为人既吝啬，又狡诈，常常乘人之危。我的眼睛里蕴含着泪水，心里深怀感激之情。

他也意识到了，开始露出笑容。“你同意，迈克？”

我点点头，“是的，约翰。”

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，取出一张打印的字条。“关于陪审

员，”他的声音放高了些，“注意第三号……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，说道：“我熟悉这些陪审员，我一直在看审判记录。”我朝门口走去，开了门，我回过头来朝他看了一眼。“对啦，你说的让我放手干——记得不？”

还不等我踏上法院的台阶，记者们便蜂拥而至。我心里暗自好笑，费力地从他们中间挤了过去。老头子肯定在我刚出了房间门就挂电话了。

“剌斯先生，据说您已接任地方检察官职务了，是真的吗？”

尽管当时我心不在焉，但他也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消息。我的名字叫凯斯，与“眼睛”的发声是同一个韵母。我就恨那些把我的名字发成“剌斯”（钥匙之意——译者）的人。我径直向前走去。

他们跟随着我，提出一联串问题。

我在台阶上停了下来，举起双手，恳切地说：“伙计们，让我喘口气吧，我今天上午才休假回来。”

“地方检察官前天住院之前给你拍了电报，这确切吗？这次法庭停审是否就为了等你赶回来？”

我推开旋转门走了进去，向右一拐，穿过记者室，朝电梯走去。几盏闪光灯骤然亮了起来，刺眼的光束从我眼前掠过。走到电梯门口，我转过身来，面朝着他们。

“先生们，中午休庭时，我们将向你们发布文告。那时，我尽力回答每一个问题。现在，在我出庭之前，我只想独自待一会儿。”

我迅速钻进电梯，电梯员冲着他们立即关上了电梯门。

到7楼，我走出电梯，朝大厅尽头，我的办公室走去。

乔尔·雷德尔正在那里等着我。他伸出手朝我迎了过来。

“恭喜你，迈克。”

我同他握握手，说道：“谢谢，乔尔，托你福了。”乔尔就是老头子说的那个人。他爽朗，刚强，志气昂扬，比我年长几岁。

“老头子的情况怎么样？”他问道。

“你是知道他的。”我苦笑着道，“他牢骚满腹。”我朝我的办公桌走去。

“老弟，那天医生对他说那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时，你是在场就好了。”他说着跟着走了过来，“他简直要把医生的脑袋揪下来。”

“想象得出来。”说着我顺手把帽子和大衣扔在了桌子对面的小板凳上。我坐下来，抬头望着他说，“乔尔，对你的事我无意插手。”

他强笑了笑，连忙说：“你是没有插手，迈克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和老头子一起作的调查，这我清楚。”

这我也清楚，他先来个自我表白，以防万一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为自己捞油水。他爱出风头，但又不愿意冒风险。

“亚历克来了吗？”亚历克·卡特也是一位律师，与乔尔一起协助老头子工作。

“你是知道他的。”乔尔无动于衷地说道。“对了，他在桌上给你留了老头子的字条。”

我认识亚历克。他患有神经性肾炎，出庭之前，很长一段时间无所事事。可每当出庭就精神抖擞起来。我低头朝桌上一看，见有几行字体整齐的打字便条。

我向乔尔转回身，他用拳头捅了我一下。他比我早来法院5年，不会轻易容我解聘他的。

“迈克，有什么事，请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，乔尔。”我回答道，看着他带上了门。我从衣兜里摸出一包香烟，点燃了一支，然后低头看起桌上的便条。

起诉书就在这张便条上。我拿起来聚精会神地看。我把椅子转了个方向，背朝着窗户，使光线直射到纸上。一行粗浓的黑体字跃然眼前：**《纽约州民众对被告玛丽安·弗勒德提出控告》**……

我心里感到一阵痛楚，真是命该如此。我闭上眼睛，暗自后悔不该卷到这宗案子里来。

玛丽亚，我多年思慕的玛丽亚，我倒吸了一口气，竭力想摆脱我对她的相思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却总摆脱不掉我对她的思念，反而却勾起了我对她的回忆……

第一部

玛

丽

亚

第一章

她推开糖果店的门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好适应一下里面暗淡的光线。她身后灿烂的阳光把她的头发映照得金光璀璨，勾勒出了她的脸庞。她那象刀划过似的一道红色深沟的嘴，勉强一笑，露出了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。然后她朝柜台走去。

店堂里空无一人，她不耐烦地用一枚硬币在大理石的柜台上叩打着。

店堂的后面是兰尼斯先生的居室。里面很快有人应了一声。“请等等，请等等，我这就来。”

“没关系，兰尼斯先生，”她招呼道，“就我一人，可以等等。”

老头儿出现在里间的门口，双手仍在忙着整理他的衣襟。“玛丽亚！”他惊呼了一声，声音里带着愉快的口气。他从柜台后面径直朝她走来。“你要点什么？”

她朝他微微一笑，“买5支‘两万元’牌香烟。”

他机械地向背后的货架转过去，但又迟疑了一下，扭过头疑惑地瞥了她一眼。

“没错儿，兰尼斯先生，”她赶紧说，“我有五分镍币呢。”

他拿起一盒启了封的香烟，小心翼翼地抖撒出5支烟来，

放在她面前的柜台上，用手捂住。

她将硬币朝他推过去，他才把手抬了起来，随即捂住了硬币，然后从柜台上把那块硬币朝自己怀里的方向一搂，硬币便掉进柜台下面的钱屉里。

白纸卷成的香烟放在满是尘土的灰色大理石台面上显得格外触目。她不紧不慢地拣起一支烟来，叼在嘴上，然后伸手去拿柜台上免费使用的火柴。

不等她划着火柴，他已为她点燃了一根递到她跟前。她凑过前去，对着火深深吸了一口，只觉得一股辛辣苦涩的烟雾钻进了肺里。她呼了口气，将烟从嘴和鼻孔里喷了出来。

“嗯，真不错，”她说朝老头儿看了一眼，“我以为我是永远走不出校门了。我整天总想吸烟，那怕只吸一口呢，可就是谁也不肯递给我一支。”

老头儿朝她看看，咧嘴粲然一笑，露出稀稀落落的牙床。“你去哪儿，玛丽亚？”他问道，“我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你了。”

她注视着他，坦率地说：“我没钱了，再说，还欠着你不少帐呢。”

他把胳膊肘靠在柜台上，用自作多情的目光看着她。“这是哪儿的话呢，玛丽亚？”他嗔怪地发问道，“我可从来没让你还过钱，是不是？”

她又吸了一口烟，没有搭腔。他从柜台伸过手来，抓住她那只空闲着的手，紧紧将它捏住。“玛丽亚，你知道我一向喜欢你。”

她垂下眼睛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然而并没将手抽回来，接着瞟了他一眼。“哪个姑娘你都喜欢，”她直截了当地说，“你谁都喜欢。”

“你和她们都不同，玛丽亚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道，“比较起来，我更愿意见到你，我一向最喜欢你，甚至你还是个小丫头时。”

“是么？”她疑惑地问。

“可不是，”他肯定道，“我只赔钱给一个人，别人不管谁我也没有赔给过三块两毛五，这点钱我可不在乎。”

她挪了挪身子，一边看着他的眼睛，一边把手慢慢地抽了出来。看见一缕烟雾遮住他眼睛，她不由微微一笑。“那么弗朗茜·基根呢？她说你给她赔过帐。”

他舔舔突然变得发干的嘴唇。“不过，我已找她要回来了，是这回事吧？”他急切地说道，“可我从来没张口朝你要过。”

她没有接碴儿，从柜台向后退去，疑惑地朝店堂四周看看。“这里好象有点儿变样了。”

他得意地笑了笑，“我把里间全部油漆了一遍。”

她好奇地扬起了眉毛。“哦。”

“漆上了柔和的淡绿色，”他补充道，“我想等凑够钱，把店堂也漆上一遍。”

“别装穷了，兰尼斯先生，”她大声笑了起来，“你赚的钱比上帝还多哩。”

他脸上浮现出委屈的神情。“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这些小乖乖们都这么说，可我做的是小本生意呀。”

“不错，”她说，“我当然知道。”她突然转过身俯在了糖果柜台的玻璃面上。

老头儿屏住了呼吸，只见她那整个美妙的线条透过玻璃都显露了出来，她那对健壮的富有青春活力的乳房紧紧地贴在单薄的衬衣上。“想吃点糖果吗？”他问。

她透过柜台顶部看着他，眼睛若有所思地闪动着。“我可没钱。”

“我可没有向你要过任何钱，是吧？”说着他立即在柜台后面弯下身来，打开柜门。透过玻璃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“你喜欢吃哪种糖？”

当她看到他的眼睛，眉飞色舞起来。“什么糖都行，就来银河奶糖吧。”

他伸手去拿糖果，眼睛一直盯着她。他的手微微颤抖着。从外面射进来的明亮的光线照耀着她的后身，透过她那层薄薄的衣裙，映出了她的身躯。很久以前他就发现了这个恰到好处的观察角度。这就是他将店堂里的灯光保持暗淡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另一个原因则是电费过于昂贵。

她低头看着他，心里寻思着不知他在那里要停多久。这是流传在附近姑娘们中间的一个老笑话了，所以她心里明白他在看什么。兰尼斯的陈列柜台起着双重的作用。但是，她并不在乎。他可是个老色鬼，如果你能从他那里捞点什么东西，尤其是一分不花，他才活该呢。

不一会儿，她对自己这套小把戏腻烦起来，便转身走到另一个柜台。老头儿就马上站了起来，手里拿着根棒糖。

他蹲得很吃力，脸涨得通红。他一手把糖顺着柜台向她推过去，一手就势抓住她伸来拿糖的手。她没有把手抽回来。老头儿说道：“你是这条街上最漂亮的姑娘，玛丽亚。”

她轻蔑地嗤了一声。

“我说的是真话，玛丽亚。”他热切地紧紧捏着她的手，然后把她的手翻过来掰开。“你这个小丫头，还有这么双漂亮的手。”

“我可不是小丫头了，”她赶紧说，“我快16岁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吃惊地问道。光阴荏苒，转眼间这条街上的女孩子都已到了豆蔻之年，她们又都快出嫁了。

“真的，”她肯定道，“就在今年秋天。”

“我敢说学校里的小伙子们都让你给迷住了。”他说。

她暧昧地耸了耸肩。

他垂眼看着她的手。“我敢说他们总想对你偷偷摸摸地搞点儿什么名堂吧。”

她故意做出吃惊的样子，“你说些什么呀，兰尼斯先生？”她天真地问道。

“你明白我说的什么。”他说

“不，我不明白，兰尼斯先生。”她坚持道，眼睛里隐隐含着一丝笑意。“告诉我吧。”

他放开了她，把拿棒棒糖的手缩了回来。接着他出了柜台朝店堂后部走去。在柜台的末端，货架将他与店堂前部隔开了。他招呼她，“到后边来，玛丽亚，我来告诉你。”

她慢慢地朝店堂后部走去，嘴唇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。她走到货架跟前，抬头看着他。他涨红了脸，上嘴唇沁出一层涔涔的汗珠，嘴巴紧张地张了张，但却没有说出话来。

她笑了起来。“说呀，兰尼斯先生。”

他的手朝她伸过去。她一动不动地站着。“难道他们不想摸摸你吗？”他声音嘶哑地问。

她低头看看他那只离她不过几寸远的手指，然后又抬头看看他。“摸哪儿呀？”她问。

他用指尖在她的衬衣前轻轻地蹭了蹭。她那坚实的肌肤，使他指尖感到一阵灼热。“这儿吗？”他一边紧张地问，一边观察她脸上有无惊恐的表示。

她毫无惊恐之色，甚至没有躲避他。相反，她却笑了。